

今年是陆澹安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在上海评弹团团团长高博文的办公室,笔者见到一份珍贵的收藏:《秋海棠·恨不相逢未嫁时》手稿。“感谢澹安先生文孙陆康先生的慷慨捐赠,让我们能一睹大师的手笔”,高博文如是说。

对评弹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啼笑因缘》和《秋海棠》两部书,自民国时代开始传唱,经过历代评弹艺术家的演绎加工,已成为不朽经典。

陆澹安的评弹手稿

周力

《啼笑因缘》和《秋海棠》是张恨水和秦瘦鸥的小说,但把小说改编成弹词的,却是另一位大家:上海文化名人也是国学大家陆澹安先生。

陆澹安原籍江苏吴县洞庭后山,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咸瓜街大王庙街,他本身就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弹词作家、教育家、侦探小说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倘使没有这两部弹词作品,他在上海文化史上也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但因为有了这两部书,“陆澹安”的名字和评弹牢牢联系在一起,为更多的听众所知晓。只要这两部书还在传唱,人们就会想起“别风”时的“临歧话别倍伤心”,想起樊家树拿到侮辱人的支票时发出的“世人谁不爱黄金,偏是你这金钱害煞世间人”,还有爱海沉浮的痴男怨女,听到罗湘绮女士唱出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泪呢。而这些经典唱词的作者,正是陆澹安先生。

三十年代,喜听评弹的陆澹安先把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写成弹词,由沈俭安、薛筱卿双档和朱耀祥、赵稼秋双档演出,由此成为民国文人以新小说改编弹词的“第一人”。他在《啼笑因缘弹词》序中曾说:“恨水著《啼笑因缘》,余读而喜之,谓足乐我,因制为弹词,播之弦

凤”,“现在网上能搜到,这是我很满意的作品”。那次演唱会的策划者之一陆祖祺,是陆澹安的公子,也是评弹界知名的票友。

听众熟知的《啼笑因缘》弹词,主要是姚荫梅、蒋云仙、江肇焜等的版本。其实三十年代最早弹唱这部书的,是沈俭安、薛筱卿,后又有朱耀祥、赵稼秋。姚荫梅根据朱耀祥的本子进行改造,形成了现在普遍流传的《啼笑因缘》版本,但追根溯源,还是滥觞于陆澹安和沈俭安、薛筱卿。另外,高博文老师之一陈希安的太太张维桢曾向陆澹安学习评弹创作,如此说来,关系又近了一层。

机缘巧合,当陆康先生整理祖父旧物,找出这份尘封已久的《恨不相逢未嫁时》手稿,他毫不犹豫将其捐赠给了上海评弹团。在自己祖父手稿的末尾,陆康先生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先祖澹安公为女艺人范雪君编此剧本,时民国三十四年,演唱红遍江浙沪,范雪君因此评为弹词皇后。其中一曲《恨不相逢未嫁时》成为评弹中经典唱段,顷整理书厘得此段之手写草稿,弥足珍贵,裱装留念。匆匆岁月已过七十五载矣。”落款:辛丑冬月陆康敬忆往事并记。寥寥数字,对祖父的情感跃然纸上。

1949年后,评弹曾有一次创作的高潮期,陈霖犀、平襟亚等民国报人甚至进入上海评弹团专司创作。陆澹安却是深居简出,卜居虹口溧阳路,深藏功与名,应了他的名字“澹安”,澹泊、安然,1980年以86岁高龄捐馆。2017年,陆澹安先生之孙、书法



兼欲以是乐天下人……使弹词之能具有民族思想,而于娱乐中爱国……”创作《啼笑因缘》后,他再接再厉,四十年代又把秦瘦鸥小说《秋海棠》改编成弹词,这次表演的工作交给了范雪君。

“恨不相逢未嫁时,昔日罗敷陌上采桑枝”,或许因为陆和范是苏州同乡又是私立中学的校友,范雪君把陆澹安的作品唱得尤其传神,《秋海棠》这部书似乎也为了范雪君量身定制的。唱的是京剧副演员的故事,范雪君标准的国语可以发挥,且穿插各种京昆唱段,加以范雪君独有的表演风格,让听众如痴如醉。“恨不相逢未嫁时”“自古红颜多薄命”“爱女一片慈爱心”等唱段,听来像是范雪君在唱自己的身世,实是“我见犹怜”。

“艺术和知音都是需要传承的”,说起自己和陆澹安嫡孙陆康先生的交往,高博文颇有感慨。陆康幼承庭训、家学渊源,是上海的书画篆刻大家。一次偶然的机会,高博文和陆康先生相识,由此成为知己。十年前的2014年,上海举办了陆澹安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弹词作品演唱会,高博文弹唱了一曲《寻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化品牌建设关乎城市形象和竞争力。谈及上海文化品牌,我们不妨从更为宽广的视角出发,从一万年的中华文化史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寻找灵感和答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可以说,文化的力量在其间发挥了核心作用。文化不仅承载了中国历史,也必将对中国的当下和未来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民乐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事民乐事业,我深感责任重大,更能在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贡献力量而倍感荣幸。

如何使民乐成为上海文化品牌中一张独具特色的名片?我们要从传承和创新两个方面出发。20世纪初以来民乐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孕育了上海民乐具有江南文化“诗性”气质的艺术风格。浸润于江南文化的滋养,上海民族乐团自1952年成立以来,始终保持着精致典雅、清新自然的音乐气质,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民乐艺术家,创作演出了一批经典民乐作品,被誉为“最优美的民族乐团”,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有责任传承好这份历史的荣光,让上海民乐之声在新的时代更好地传播

开去。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讲话要求,做好民族音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出符合当下的民乐发展路径。近年来,围绕“民族音乐、当代气质、国际表达”的创作理念,我们拥抱新的表

江南文化的创新之路

罗小慈

达方式、技术手段、观演关系,从观众的实际需要和审美变化出发,时刻关注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从书写山河之爱、家国之爱、世界大同的《海上生民乐》,到聚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家园》;从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魅力的《共饮江河水》,到致敬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国乐咏中华》,再到跳出上海地域维度、呈现六百年紫禁城历史底蕴和创新发展的《紫禁城》——我们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以贴近当下的创作视角赋予传统民乐丰富的思想内涵。从融合国乐、光影、空间,以“四轮百场”创造民乐驻演历史的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到突破舞台形制、构筑“全息式”听觉空间的《云之上》——我们不断打破有关民乐的固有印象,在民乐与不同元素的深

度融合中,拓展民乐的艺术疆界,回应当代观众对民乐艺术全新的审美期待。

我们还积极关注民乐与数字技术的创新融合,期待探索和见证文化生产力领域的新变化为古老民族音乐的创新带来新可能。今年4月,由上海民族乐团携手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共同打造的《壹·壹1中国色》国乐与AI音乐会即将于1862时尚艺术中心首演。音乐会的所有曲目都由AI创作,并通过上海民族乐团演奏家的二度创作和多元演绎,使作品焕发个性、情感和感染力。音乐会的创作过程,是一场AI技术与民乐的创新融合实验,更是一次科技与艺术的双向赋能。

厚植于上海的城市精神品格,我们时刻保持着创新意识,去思考和探索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古老技艺。未来,我们还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做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为助力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作出民乐人的贡献。

(上海民乐团团长 古筝演奏家)

十日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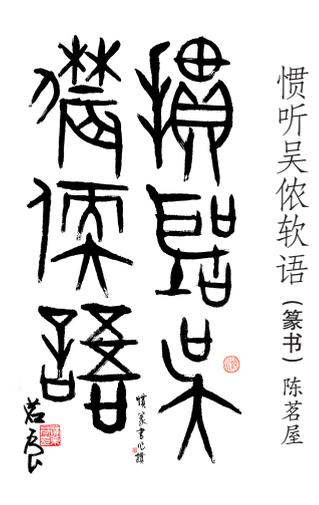
我看上海文化品牌
责编:朱光 吴南瑶

论牙,“一日三遍刷”是受以前的同事宋元影响。

多年前我们都在文新集团38F之新民周刊特稿部供职。午饭毕,总看着他敲着牙刷去盥洗室,人或背后说他“洁癖”,我倒大为激赏,想那口腔晨起盥洗后,直到晚上睡前才再来一遍,起码十五六个小时的“戴污纳垢”,残渣加持,胃气熏蒸,多少缝缝隙隙,多少菌群作祟,有道是“破山中贼易,除牙中贼难”,只有一法,刷。

“一日三刷”一晃多年。小宋已成“老宋”,但牙齿依然雪白坚挺,白厉厉作噬人状。我可不行,右颊种了三颗,左颊种了一颗,人或夸我的牙,算是同龄人的“小康”,才窃喜了没几天,左颊发难了,左下“第一前磨牙”近来动辄肿痛。冰敷,无效。嚼蒜,无效。试试清洗,一碰就疼,去医院,只一个字:拔!

拔,容易。但尽信医,不如无医。有的简单事实,还得独自想想。那“第一前磨牙”,虽然肿痛非



惯听吴依软语(篆书) 陈茗屋

金石家陆康先生将祖父的评弹作品整理后结集出版,书名就用了当年范雪君所唱《秋海棠》中的经典:《恨不相逢未嫁时》,可见他对这段“唱篇”的喜爱。

太多太多的评弹手稿、剧本、录音、唱片等等,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或许因为这份澹泊和安然,陆澹安的手稿、书信、剧本

等得到相对完整的保留,也让喜欢评弹的观众能有机会看到大师的手迹。“这是评弹文化传承的幸运,或者说是奇迹也不妨”,高博文仔细地摩挲着泛黄的

手稿,如此感叹。

吴依软语,弦索叮咚,评弹艺术在江南地区已经传唱了数百年。人们担心这门古老的艺术还能生存多久,但评弹却总是像田

前些日子,电视剧《追风者》正在热播。剧中操着一口浓宁波口音上海话的反派角色大银行家虞世清,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此人挂着江浙商会会长的头衔,自己有银行、有工厂等众多产业,从形式上看很像上世纪二年代富甲一方的虞洽卿。因此,不少观众以为,电视上的虞世清就是以虞洽卿为蓝本创造的。只是他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处处与顺应时代潮流的银行家们为敌。而且一有摆不平的事就打电话到南京向“大姐”(经众多的剧情证实:此大姐就是宋家的大小姐宋霭龄)请示,用所谓“大姐”的话来压不同意意见者。这以上种种又与真实的虞洽卿相差甚远!

虞洽卿,1867年生于浙江慈溪。他家境贫寒,十多岁就被母亲送到上海来学生意。学徒当得十分辛苦,他明白在上海这个地方想要混出头来,就要和洋人打交道。于是他得赚的钱和别人睡觉的时间都用来自习英文。仅十余年工夫,他已经成为能熟练地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

在上海,善于经商的宁波人势力是很大的。1911年2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首任会长由沈仲礼担任,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第二年虞洽卿就被推为会长。以后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虞洽卿一生的成就与巨大威望,与他始终承担这一身份是分不开的。

虞洽卿兴办了四明银行与三北轮船公司,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虞洽卿与蒋介石相识于1923年。当时他担任了上海物品交易所的理事长。当时上海交易所泛滥,市场败坏。一天他的手下告诉他,当时一个在他的交易所里任经纪人的累积亏空甚巨,濒临破产……问他怎么处理?虞洽卿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

牙的喜剧

胡展奋

常,但丝毫不晃。坚如磐石。那么这“肿痛”就不像是牙根处的炎症,如果是牙尖炎、牙周炎,则除了痛,还会“摇”。于是为了杀灭一切口腔害虫,我每天服用甲硝唑,据云是所有厌氧杆菌的终结者。

问题是,此药副作用太大,服用不久就强烈恶心,厌食,口中金属味。只好再去医院。已经是第三次做全牙床CT了,医生仍说看不出任何异物,就是牙周炎,建议仍然一个字,拔!

我坚决不从。人牙微毒,烧存性(碳化),麝香少许,为末吹之,治乳痈(乳房急性化脓性疾病)如神,本草纲目尊称为“佛牙散”,还能治漏疮恶疮痘疮(天花),说明人牙是有灵性的好东西。不可轻弃。

一周后,患处肿如花生米,但仍岿然不动。去医院,又称“只再好去拔”,甚至漱口口水也加入,一天漱五六遍,使口腔常常接近无菌状态。一天早起,拿起牙刷又往患处轻轻拖拉,忽觉有异,第一前磨牙的牙龈怎么“毛拉拉”的有如“硬痂”,像装了拉链似的。伤口结痂了?用手指一拨,居然有小小“骨片”露出牙龈,一如“笋苗”。

我大奇。疑心是牙骨碎裂了,表层的骨组织剥落了。闯祸了。一

隔几天,它又肿了,大如蚕豆,感觉就在牙龈表层。我始终不信炎症在深处。好在我的右颊部早已启用,所有食品加工统统归右。

继续“一日三遍刷”。甚至漱口口水也加入,一天漱五六遍,使口腔常常接近无菌状态。一天早起,拿起牙刷又往患处轻轻拖拉,忽觉有异,第一前磨牙的牙龈怎么“毛拉拉”的有如“硬痂”,像装了拉链似的。伤口结痂了?用手指一拨,居然有小小“骨片”露出牙龈,一如“笋苗”。

我大奇。疑心是牙骨碎裂了,表层的骨组织剥落了。闯祸了。一

天天地拖延,终于拖出了祸祟……事已如此,索性捏住梢尖,像拨弄闹钟背后的快门似地用劲一拨——“隐约”“囊”的一声,“骨片”颓然滑出,大量口水涌出,但肿如蚕豆的患处立刻为之瘪一瘪,一松,牙龈马上恢复了原状。

放大镜下,“骨片”呈方方的一个“M”,一面似有珐琅质,一面毛坏状,但一定不是我的牙组织,因为一夜之间,患处收口,车钳刨钝,“第一前磨牙”立马恢复了它强大的碾压力。

作为戏剧性的证据,我把M形“骨片”标好日期,收进了袖珍收纳盒。它最初可能是鸡胸骨,也可能是甲鱼骨,总之,基本是一次饕餮后的子遗,悄然深耕,又悄然冒泡,我拿了它找医生求解。医生照例将我牙床又CT了一次,说话倒还诚恳,1,人体有自愈功能,这颗牙,“瞎眼小鸡天照应”,自救了,祝贺你!2,

倘若当初拔了,因为肇事者是隐身的“小骨片”,不是牙齿,所以牙龈将继续肿如“蚕豆”,植牙不能,假牙不能,若强行种牙,不但原来的牙齿白白牺牲,新种之牙也会失败。多少冤假错案都是这个理。3,“一日三刷”希望继续。4,今日全程免单。

我想,牙之医案载入古籍的并不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古人尚未活到满口闲牙就死去了。几百万年的进化史里,人类的平均寿命也就20来岁,据林万孝的《我国历代人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夏商时的“人均寿”不超过18岁,周、秦时期20岁,汉代22岁,唐代27岁,宋代30岁,清代33岁,民国时期约35岁。

好了,按造物主的设计,我的“第一前磨牙”早就超期限服役,过了保质期了,想想家里的食品、冰箱、手机、电脑,请问哪一件没有使用年限呢?超时享用,该感恩才是。对吧。

埂陌上的花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幸运,或者像高博文说的“奇迹”,却并非偶然。是惺惺相惜的奔赴,也是薪火相传的承继。

虞世清与虞洽卿

吴基民

手下回答他:叫蒋介石,奉化人。虞洽卿来兴趣了,因为他曾关照过,我是宁波同乡会会长,做生意起起落落,不要轻易处置宁波人。于是吩咐手下将蒋介石带来。虞洽卿见蒋介石一表人才,但又确实不是一个做经纪人的人才,于是主动拿出6万大洋,把他的所有债务都了断了,还给了他一笔盘缠,送他到广东孙中山的身边参加革命。虞洽卿这一豪举,让蒋介石心怀感激,日后把虞洽卿奉为身后最重要的金主。

1924年虞洽卿担任了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在这十分敏感的时期,他成了上海乃至全国都十分显赫的人物之一。因为各方势力都期待着与他合作,希望得到他代表的江浙财团的支持。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驻在枫林桥上海交涉公署。此刻他已不是当初从交易所落荒而逃的痞客,而是堂堂北伐军的总司令。最早见他的上海地方人士便是虞洽卿。蒋介石请他向上海租界当局表示,决不会用武力收回租界,改变上海的秩序,同时急切希望虞洽卿和他代表的财团为他筹措1000万元的军饷。第二天,虞洽卿就将1000万元的支票交付给蒋介石手里。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从此起至1930年,通过募集、发债、搞各种国库券,虞洽卿帮助蒋介石搞到的军饷等财产高达近3亿。同样为上海总商会头面人物的王晓籁就讲过:北伐军到上海,蒋要钱就找虞,虞想办法就是国库券。虞洽卿毫无疑问是蒋介石身后最大的金主。哪里像电视剧《追风者》里虞世清这种摆摆小架子,损损小派头的所谓银行家可以相提并论的。

顺便说一句,虞洽卿1867年生人。而宋霭龄为1889年生人。虞比宋足足要年长20多年,又何来“大姐”一说?

